

A7 香港的副刊逼着作家写方块文章,日夜赶稿,难以精练。有的作家不顾这一套,像西西、董启章,写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在他们的读者也多了,境况不错。

——香港作家系列 9:钟玲

A8 很奇怪,这一双劳动换来的粗手,竟然打磨掉了马上就要上讲台的心绪和忐忑,更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骄傲。

——明前茶《梨园学剪枝》

A9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世上的附加又岂止是“五”?

——董改正《简单》

A10 在不断向外延伸、向内挖掘的过程中,也须对生活有足够的敬畏,对人事有足够的温情,对众生有足够的悲悯,这才是自成一格风格的前提。

——张家鸿《刘荒田日常书写中的新意》

# 马悦然的“中国情缘”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 致力提升中文的国际地位

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马悦然(Goran Malmqvist)先生于当地时间10月17日去世,享年95岁。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女士向记者证实,马悦然是在家中平静离世的:“他说有点不舒服,坐在平常的座椅上几秒钟就离开了。像老和尚圆寂了一样。他是活着死的,没有痛苦,很平静,飞到了天堂。”

马悦然1924年出生于瑞典南方,1946年进入斯德哥尔摩大学,跟随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学习古代汉语和中国音韵学。

## 马悦然:如果沈从文没去世肯定能得奖

羊城晚报记者 吴小攀

文学奖,也不是必须要翻译成瑞典语,才能得奖。我的同事们他们可以同时阅读中文作家好几种不同语言的译本,只要是中文作家出版上述的几种语言译本,瑞典学院的图书馆一定购买,每周四开会以前摆在图书馆房间里,我们很便利立即拿回去阅读。

我多次强调好的文学作品需要好的翻译,而且翻译家必须要有好的文学修养,向作者与读者负双重的责任;这样的文学价值特别会彰显在我们的工作里头,如果每位翻译家能秉持这样的信念,忠实呈现中文作家(或者各种语言的作家)作品的价值,今天的世界文学就会更进步了;我还想借这个机会说明,现代中文作品的翻译一直到这几十年才开始有比较多的译文跟译本的出现,杰出的翻译家还是太少了。瑞典从事翻译现代中文作品的专家只有陈安娜和我两个人。

羊城晚报:您从1948年起即与中国结缘,中国老一辈作家中您与谁有较深的交情?据鲁迅、沈从文等人曾经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可能?

马悦然:我跟老一辈的中国

1975年当选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1985年当选为瑞典学院院士,是其中唯一精通中文的人。

马悦然曾翻译过《西游记》《水浒传》《辛弃疾词》等中国古典著作,也翻译了鲁迅、沈从文等当代作家的作品。马悦然向西方社会推荐了不少中国作家,比如,他非常欣赏中国作家沈从文。1988年,瑞典学院原本要将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沈从文,因为沈的去世而作罢。马悦然还将中国山西作家李锐多部作品翻译为瑞典文,曾亲自到李锐插队的小山庄,住在李锐插队那家农民的窑洞里。他还在那里发现了一位当警察的作家曹乃谦。这些年包括莫言在内的两位中文作家获得诺奖也与马悦然的强力推荐有关。

## 两段婚姻都与“中国”有缘

马悦然不仅对中国文化感情深厚,他的婚姻也与“中国”有缘。他前后两位妻子都是中国人:第一任妻子陈宁祖,成都人;第二任妻子陈文芬,台湾人。1948年,马悦然来到四川研究汉语方言的,居住在文庙后街一座叫“可庄”的公馆里。马悦然从成都去峨眉做方言调查,峨眉山让马悦然终生难忘,虽然在这里只生活了半年,他却视此地为自己的第二故乡。

1949年秋,马悦然离开峨眉

山来到成都华西坝,跟随华西协和大学的闻教授进修汉语。他和另一位汉学家西门华德的儿子西门华租教育学家陈行可先生家的住房居住。陈先生家中有两位如花似玉千金待字闺中,其中18岁的陈宁祖是二女儿。陈宁祖的父母邀请马悦然给陈宁祖补习英文,两人因此结缘。1950年9月,马悦然与陈宁祖在香港道风山教堂举行了传统瑞典式婚礼。1996年11月,陈宁祖病逝于瑞典斯德哥尔摩。

马悦然的第二任妻子为中国台湾媒体人陈文芬,两人相差43岁,1998年初识于台湾,此后“秘恋”多年,2005年在山西宣布婚讯。

## 马悦然:莫言不小心把酒泼在我身上

羊城晚报记者 李烨池

登他的小说《九段》,非常酷,两页的小说,写得非常好,我马上翻译成瑞典文。从小说《九段》开始,我觉得他对文字

的掌握能力非常好。羊城晚报:诺贝尔文学奖是如何选出来的?

马悦然:推荐一个作家是2月1日以前寄给瑞典学院的,然后有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小组15个人,他们从250个推选的人里选了三四十个人,介绍给院士们,这个是我们初步的选择。以后三月、四月名单缩小了,到五月底只有5个人。我们瑞典学院夏天不开会,我们夏天看那五个人的作品。9月中旬又重新开始开会,讨论这五个人的作品到底是应该得奖,马上就开始投票,投了好几次,每一个人一定要把自己的意思讲出来,最后投票就是在10月初,就决定谁要得奖。我们每一次争论都很激烈,今年不太激烈了,意见比较一致。

(注:本文节选自2012年10月28日《羊城晚报》人文周刊)

羊城晚报: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莫言的作品?

马悦然: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曾在中文大学当了一个学期的客座教授。有一天莫言来了,我们有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时谈,第二天他就回大陆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要分房子,我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觉得很奇怪,后来听说没有分到。第二次是在台北,他跟9个大陆的作家去台湾访问,在台北待了几天。有一天晚上,别人都出去看热闹了,莫言不想去,所以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沟通,还不小心把酒泼在我身上。第三次是在2005年一个和北大合办的斯特林堡戏剧节上。我们没有多少机会见面,但是我们经常通信。

以前我觉得莫言的小说真的写得太好了,像《丰乳肥臀》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但是像《生死疲劳》到了末尾有点不够味了,如果能缩短一点会更好。莫言的短篇我很喜欢,任何一个字都不必改了。我读了2004年《上海文学》刊



瑞典当地时间10月17日,著名汉学家、瑞典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去世,他是羊城晚报花地副刊的作者,曾两次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在此以特稿并节选旧文刊登的形式表示哀悼——



马悦然与陈文芬(左)合影



## 讯号

马悦然[瑞典]

他坐在书桌前用心倾听,等待这讯号从未听过然而注定的与曾经听过的任何讯号不同,试想其音量和色彩。会不会残酷,仿佛佛顿第94号交响乐C大调第二乐章行板第十六节中的铜鼓突然轰鸣,惊醒了坐在音乐厅前排的老妇?或像唤醒军营里年轻士兵起床号的吹奏?会不会微弱,仿佛他书房窗外桦树丛中枯叶瑟瑟?或像阳台栏杆上的蓝雀羞湿地啾啾,等着他亲手喂食?会不会精细,仿佛钓鱼线嘶嘶

抽动着,随着手腕轻轻抖动的力量飞快掠过十二尺长的竹竿,迫使饵钩飞翔向上?

会不会温柔,像浮现在他记忆中的佛庙飞檐下悬挂的小铃叮叮作响?

讯号的发送者肯定知道过去二十五年困扰着他的耳鸣,封锁着蟋蟀们发狂的音乐会?

臆测没有什么意义。他确实明白的是他此时此刻等待的讯号,将平衡在此有与彼无之间的细微边缘。

(注:本文发表于2004年1月14日《羊城晚报》花地)



## 南派电影回顾之1

祁海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地域概念、经济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它不仅是一种制度创新,更是一种全新的文化创造。但创造必须是在继承的基础上,比如广东电影,它也许还处在沉潜期,但在粤港澳大湾区和其他领域的文化一样,必将迎来它的新高潮。回顾60年南派电影,正是为了给新时代的广东电影如何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新文化创造中再创辉煌指引道路——



# 敢闯敢试成就广东电影多个“第一”

大胆进取,敢闯敢试,是广东人包括广东电影人的个性。上海出品的中国第一部电影故事片《渔光曲》,第一部在中国影市击败美国大片的国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就是粤籍编导郑正秋、蔡楚生、郑君里的杰作。1958年,广东创建了珠江电影制片厂。这家新办小厂,居然向北影、上影等强势大厂挑战,建厂才八年,就接连推出一批达到全国一流水平的电影精品,靠什么?靠的就是敢于创新的锐气和灵气!

## 案例一:《南海潮》PK《红旗谱》

1960年,建厂两年的珠江影便筹拍一部壮阔厚重的史诗大片《南海潮》,反映上世纪初乡村革命斗争生活的《南海潮》。

有对手!此时,北影已拍完一部也是反映上世纪初乡村革命斗争生活的史诗大片《红旗谱》,由热门长篇小说改编,大导演凌子风执导,名演员崔嵬主演,用当时很珍贵的彩色胶片拍摄。该片上映后获第一届百花奖最佳男主角奖和最佳摄影奖。

《南海潮》拍原创剧本,是黑白片,没有大IP和技术优势。该片第一导演蔡楚生是名导,但他在京任要职,不能常来粤,《南海潮》基本上是靠第二导演王为一带领珠江影人完成,珠玉在前,能超越《红旗谱》吗?

珠江影人全无惧色,因为《南海潮》找到了新的突破口——一是具有浓郁的南国风情,有别于《红旗谱》的北方生活。《南海潮》用加了黄滤镜的广角镜头拍摄云天大海,画面层次丰富,使黑白片的造型也很壮

美。《南海潮》展现的广东沿海地区社会生活,比北方更复杂,如当地穷苦农民也歧视渔民,该片描写地下党员发动群众破除“岸上人不上水人通婚”的旧习俗,粉碎地主阶级的离间阴谋,引出许多好戏。在1960年代,多数文艺作品害怕“丑化劳动人民”的大帽子,不敢写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南海潮》的创作思想却如此解放,在当时不多见。二是时空的跨越幅度更大。《红旗谱》只写乡村小城,《南海潮》的视角却从农村延伸到大城市广州,反映横跨三十年的两个社会,这就充分发挥电影时空可灵活转换的优势,很大气,史诗风格比《红旗谱》更鲜明。

三是设计新人形象。《红旗谱》主角是粗犷的北方老农朱老忠,《南海潮》主角是南方农家女变身渔家女的秀丽姑娘阿彩,两者差异极大。《南海潮》比《红旗谱》还多一个亮点——有一个特别可爱的小男孩猫仔,小童星石小满演技超强,特别受观众欢迎。阿彩很美,猫仔很活,使该片的可看性更胜《红旗谱》。

《南海潮》一上映就轰动全国!第二届百花奖经全国观众投票,《南海潮》获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三大奖,奖项数量和分量都超过《红旗谱》(此届评奖结果因受“左”风干扰没有公布)。

## 案例二:《大浪淘沙》PK《青春之歌》

《南海潮》热浪未退,珠江影的粤籍导演伊琳再拍一部史诗大片——描写大革命时代知识青年的《大浪淘沙》,但该片也要面

对很难超越的标杆——北影在五年前提拍的《青春之歌》。

《青春之歌》也是知识青年题材电影,根据反映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热门长篇小说改编,题材分量重,由大导演崔嵬执导。

《大浪淘沙》根据革命回忆录改编,原著和导演的名气不及《青春之歌》,但有创新亮点——当时的国产片,人物活动范围一般不出省,就连描写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电影《万水千山》,也只写在四川的历程,《青春之歌》故事发生地点限于北平一带。《大浪淘沙》写革命青年从北方远赴南方,展现山东济南、湖北武汉、湖南长沙和江西井冈山,南北地域差异鲜明,更显得波澜壮阔,史诗气派大于《青春之歌》。

《大浪淘沙》更富有戏剧性。《青春之歌》着重刻画青年林道静,以一名女性的视角展开剧情。《大浪淘沙》则是男性视点,描写四名追求新生活的青年结伴兄弟,后来走上不同的人生态度,有坚定者,有背叛者,有逃兵,这种人物关系在今天的影视作品很常见,但在五十年前是首创,新鲜感特别强烈。《青春之歌》没有写革命者的男女感情,《大浪淘沙》描写女战士弟靳恭绶与文雅女学生谢辉由相知到相爱,生活气息和青春激情更浓烈。

《青春之歌》全是文戏。《大浪淘沙》有打斗枪战的武戏,动作性强。如爱国学生与凶悍的敌骑警肉搏,靳恭绶拿起枪反击发动马日事变的叛军。影片结尾,漫山遍野的起义军战士在黑夜中高擎火把前进,犹如一条条火龙,十分壮观!



## 《大浪淘沙》PK《青春之歌》

《大浪淘沙》上映后空前卖座,它与《青春之歌》各有千秋,但其可看性和民间知名度则超越后者。

## 案例三:《跟踪追击》PK《羊城暗哨》

1963年国庆节,珠江影小片《跟踪追击》与上影的战争大片《红日》同期上映,这部小片没有被挤垮,而且很卖座。

《跟踪追击》描写公安战士粉碎敌特企图在广州制造全市停电的阴谋,粤籍导演卢珏执导该片,也面临不易超越的标杆——6年前他本人在上影执导的一部也是以广州为背景的反特片《羊城暗哨》。该片用过的艺术手法(如年轻英俊的侦察员冒名顶替深入虎穴),《跟踪追击》不宜再用。1960年代初,反特片受“左”风干扰,不准突出公安战士如何神勇,要多写群众力量,也不准学外国谍战片拍枪战打斗斗车。局限如此之多,还能拍出好看的反特片吗?

卢珏有办法另辟蹊径。这部反特片全剧都是文戏,但善于从中挖掘吸引人的卖点,成为小巧精品。

该片主人公是公安人员李明刚,他并非英俊小生,已人到

## 《跟踪追击》PK《羊城暗哨》

中年,但平和可亲,成熟稳健,以生活真实感和亲切感,也赢得观众喜爱。该片刻画公安干警,不写勇武,着重写斗智。李明刚可从百货店经理提供的普通商业信息和老保姆的见闻洞察秋毫,快速锁定侦缉目标,少走弯路。这就既写了群众的作用,又体现出公安干警善于推理和借力的专业素质,不会显得无能。

《跟踪追击》虽是反特小片,也全面调动综合艺术表现手段精雕细刻,其声音造型设计超越了《羊城暗哨》。如“仰拍”向来多用于拍摄正面人物的高大形象,《跟踪追击》拍摄两名特务密谈,居然也用大仰角,但打侧逆光、脚光,借助别致的构图和光影,营造出诡秘氛围。该片表现特务林永贵上阁楼时的惊慌失措,他已出画,因为楼梯是木质,画外传来他的慌乱脚步声很清晰,其内心紧张就表现得淋漓尽致,人物不在画面,但此处无不胜有形!

又如表现广东特色,《羊城暗哨》主要展示老广州韵味味的中西建筑,《跟踪追击》则着重展示新中国成立后的广州新市气和风貌,营造出神秘面纱,让当时的全国观众大开眼界。

## 时讯

全国各地14个学科专家学者莅临广州大学,以论坛和演讲的形式总结和回顾7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

## 70年 人文学术研讨

10月20日,广州大学联合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编辑学会学术期刊委员会、《探索与争鸣》杂志社等单位,举办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系列学术活动,邀请全国各地专家学者莅临广州大学举办论坛和演讲,主题包括:当代中国人文学科研究范式的演变、新中国70年中国文学研究的话语、当代中国戏剧与影视学、新闻传播学研究范式的演变、与国家命运共振:70年中国政治学的蜿蜒绵亘、社威与中国现代教育。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今年第5期推出了“当代中国人文学科70年(1949—2019)”专刊,邀请了14个学科的知名专家学者,对70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史分期进行了总结和回顾。此次活动就是在此基础上开展起来的,由广州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中国编辑学会学术期刊委员会主办,《探索与争鸣》杂志社、广州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广州大学新媒体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协办,广州大学期刊中心承办。(东风)

